

• 楊書案 — [著] •

風流武媚娘



• 楊書案作品

8

•楊香案——[卷]•

楊香案

風流武媚娘

風流武媚娘 / 楊書案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
：漢藝色研出版；[臺北縣]中和市：三友總
經銷，民82
面；公分. -- (楊書案作品；8)
ISBN 957-622-246-X(平裝)

857.7

82000146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◎楊書案作品08◎

ISBN 957-622-246-X

風流武媚娘

作 者／楊書案

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
發行人／程顯顯

印 刷／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總經理／林蔚穎

電 話／(02)2233866

責任編輯／吳秀梅・施麗鳳

總 經 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
編 審／曾美珠

地 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美術編輯／鄒 鼎

電 話／(02)2405600 2405707

出 版 者／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傳 真／(02)2409284

製 作 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登 記 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
電 話／(02)7031828 7057118

初 版／中華民國82年2月

傳 真／(02)7024333

劃撥帳號／0788033-5

定 價／新台幣 180 元

·楊書案——〔著〕·

楊書案 風流武媚娘

一

長安，御苑，參天古木環抱著一塊數十頃的寬闊草場，這是宮廷御馬監的馴馬場。

正是秋風起、草兒黃、厩馬肥的時節，一匹龍駒繫繮場中。牠膘肥體健，高可及人；毛色栗黃；繞著拴馬椿兜蹄躁動，揚鬃嘶鳴，聲聞四野。

這是吐谷渾新近向大唐進貢的一匹良驥，因牠毛色栗黃，又格外雄健，有獅子的威風，故名獅子驄。

吐谷渾可汗，建都伏俟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。吐谷渾人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，只是逐水草流徙，以放牧爲生。特別看重馬匹，盜馬者死，和殺人同罪。

青海湖周圍千餘里，水色澄碧，中有小山，長滿鮮嫩的肥馬草。當地俗傳，到了冬天，把牝馬放養於湖中山上，可得龍種。有一年，一吐谷渾人從西域引來一匹波斯母馬，冬天放入青海湖小山上，春天果然生一龍駒，長到歲把，便能日行千里。以後，便把這一馬種叫青海驄。獅子驄也是青海驄的一個品種。

此馬剽悍剛烈，本難駕馭；加上牠是進貢名馬，域外珍品，御馬監的人也不敢過分羈縻，任意責打；所以，貢來長安半年，摔傷了御馬監七、八個幹練馭手，卻沒有人能夠馴服牠。

這事驚動了當朝天子李世民。李世民是馬背上得天下的皇帝，識馬、愛馬，聽說吐谷渾進獻的獅子驄剛烈難馴，引起了他的關切，特地駕臨馴馬場，要看個究竟。

太宗身旁是一群年輕貌美的宮妃，身後是一隊護駕的禁衛士卒。皇上駐駕，御馬監令上前叩見，稟奏：

「聖上，諸事就緒，只等旨下，就開始馴馬。」

太宗看了看草場中間那匹高大驍勇、野性十足的青海馬，又看看一旁結束停當、躍躍欲試的排馴馬吏，點點頭說：

「開始吧！」

御馬監令傳旨，即有一趟趟馴馬吏上前解繮，獅子驄見有人來，野性頓發，搖鬃嘶叫，作獅子吼。馬繮解開，牠又咬又跳，強掙硬拽，欲脫繮而去。馴馬吏也強勁幹練，他沈著地緩緩縮短繮繩，機靈地避開獅子驄踢咬，巧妙接近馬身，然後猛然揪住馬鬃，飛身騎上馬背。

獅子驄並不前奔，只在原地人立狂吼，要摔下背上的騎手。馴馬吏身手也不凡，他兩腿緊緊夾住馬肚，一手拽緊繮繩，一手死死抱住馬頸，整個身子牢牢黏在馬背上，彷彿馬和人已經合為一體，任憑獅子驄人立騰踢，始終無法將馴馬吏掀下馬背。突然，獅子驄屈起兩隻前腿，身子往下一蹲；馴馬吏頃刻毛髮直豎，他知道獅子驄又要使出牠的絕招——就地滾。這是最厲害的一招，好幾個馴馬吏並未被獅子驄掀下馬背，卻被牠用這樣的辦法壓斷了腿骨。馴馬吏在牠屈腿下蹲的一頃，猛然雙手一按馬背，騰身躍出數丈開外。果然，獅子驄四脚朝天，使勁就地一滾，把那草地滾得草飛泥濺，壓出一個半尺深的坑凹來。

衆人無不捏把汗，幸虧那馴馬吏跳得快，獅子驄滾了個空；要不，又得壓斷雙腿！

李世民一直雙目炯炯，不轉瞬地觀看馴馬，獅子驄那高大剽悍的外形，使他入目爽心，牠雄獅一般的威勢，更使他心愛。獅子驄愈是發揚蹈厲，難以駕馭，愈使他覺得是一匹難得的好馬，是猛將破敵的良驥。

從十幾歲起，李世民就喜歡騎烈馬，他常說，烈馬怕勇將。此刻，他見了桀驁難馴的獅子驄，少年雄心不覺勃發，他兩眼盯著摔掉馭手之後，正揚揚得意，揚鬃蹈地的獅子驄，陡地從御座上站起身來，一面挽袖掖袍……

左右侍衛知道，皇上要親馴烈馬。

戎馬一生，身經百戰的李世民，騎過數不清的性情暴烈的千里馬，豈懼一青海獅子驄？然而，今天的李世民畢竟不同於十幾二十歲，跟隨父親李淵打江山時候的李世民。年歲已四十掛零，登基十幾載，貞觀盛世，海內太平，出入御輦鑾駕，深宮銳意經籍文治，久未鞍馬勞頓了。再說，一國之主，豈宜仍如往昔爲將之時，逞一時意氣，爲馴一馬而輕舉妄動？萬一有個閃失，豈不因小失大，危及國家？

左右近臣看在眼裡，正要諫阻，早有一靠近太宗的宮妃上了前，她牽住李世民的龍袍，雙膝跪下說：

「皇上，馴一匹青海駒，何須勞動御駕？傳揚出去，叫吐谷渾笑話，說中國無人。把獅子驄交給我吧，臣妾定叫牠服服貼貼！」

什麼人這麼大口氣！太宗定眼一看，原來是隨侍宮妃武媚。

武媚的父親武士彠，并州文水人，廣有家財，頗好交結俊傑之士。李世民隨父李淵爲隋將，行軍於汾晉之間，常常休止其家，受到熱情款待。等到李淵做了太原留守，便引武士彠爲司鑑甲兵仗的軍械官。隋末各路英雄競起，士彠暗勸李淵起兵舉大事。李淵以爲然，說：「深識雅意，事成，當同富貴。」

李淵平息七十二路烽煙，建立大唐。武士彠曾官至工部尚書，貞觀九年病逝於荊州都督任上。武士彠死後，李世民問近臣，武家還有什麼後人？知情的近臣說，武士彠有一女，年方十四，容貌美麗，舉止嫺雅，兼習文史，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姑娘。李世民聽奏心動，即命近臣奉詔，召武媚進宮。這是貞觀十二年（公元六三八年）的事。

武媚到了長安，李世民見了果然喜歡，將她立爲才人（宮中妃嬪名稱）。由於年歲尚小，只在左右服侍，尚未薦於枕席。

李世民知道，武媚是將門之女，慣於騎馬。武媚入宮以來，有時也隨太宗鞍馬出遊，見她騎術頗精。只是，如此烈馬，她卻不過一弱女子……太宗將信將疑地問：

「你能制服獅子驄嗎？」

武媚胸有成竹地說：「妾能制服牠，只是上馬須帶三樣東西。」

「三件什麼東西？」

「一條鐵鞭，一柄鐵撾（一種擊打的兵器），一把匕首。」

太宗只當武媚爲學女將威勢，所以要帶這幾件兵器上馬，他倒想看看中國英雄的樣子。於是

准武媚所請，並即命身後侍衛將三件兵器送到御前。

武媚脫去外面的裙裳，露出裡面的緊身錦衣褲。原來，她聽說獅子驄數日難馴，今天要隨皇上來御苑觀看馴馬，便暗穿騎馬裝在內，預作準備。

她將鐵槌、匕首掛在腰間，將鐵鞭提在手上，拜了皇上，然後毫無畏怯地向獅子驄走去。

馴馬場上，上自太宗李世民，下至近侍、禁衛，衆目睽睽，一齊注視著這位脫穎而出的年輕女將。暗暗稱奇，又暗暗爲她捏著一把汗。

獅子驄已被繫回場中拴馬椿，經過方才那番折騰，此刻漸趨平靜，正低頭吃草。牠一面擇著嫩草吃，一面用雙目餘光不時警惕地警視左右。牠見一嬌美的女子婀娜地走近前來，並不十分在意，只是威脅地噴了個響鼻，一面還繼續吃牠的草。

乘其不備，武媚風快走近拴馬椿，一刀砍斷纏繩，春燕展翅一般飛身跨上馬背。獅子驄猝然受驚，一聲長嘯，後腿直立，前蹄揚起，先豎了一個牌坊；接著，狂顛亂跳，想把背上的女將甩下地來。這些辦法對付普通騎手可以，對付嫻於鞍馬的將門之女就不靈了；武媚隨馬上下，如一個老練的艍公，穩穩地駕著一葉在風浪裡顛簸的小舟。

獅子驄前腿下屈，又想使出老招。傘蓋下的唐太宗捏了把冷汗，失聲高叫：

「當心『就地滾』！快跳馬！」

好個武媚，柳眉倒豎，猛然摘下腰間鐵鞭，照著獅子驄的肥臀，狠狠刷了一鞭。前腿已經跪下，正待全身下蹲，就地打滾的獅子驄猛著一鐵鞭，只覺皮開肉綻，疼得四蹄蹬地，蹬地跳了起

來。不等獅子驄再耍新招，武媚又狠刷了一鞭，又是一個皮開肉綻！

獅子驄鑽心疼痛，撒開四蹄，如離弦的箭，飛馳向前；武媚緊控繮繩，讓牠繞著馴馬場奔跑。獅子驄負痛，愈跑愈快，初時還能看清武媚手控繮繩，伏身馬背的姿態；隨後，便只見一個亮點，在眼前旋飛。

馴馬場上，衆人的心提到嗓子眼上，屏氣噤聲。

獅子驄是匹寶駒，出生以來，備受優待，也就格外任性。今日意外地連吃了兩鐵鞭，被打得皮開肉綻，而女主人毫不憐惜，知道背上馱的是個心狠手辣的人，如再執拗不馴，難免要吃更大的皮肉之苦。於是，不敢再怠慢，只好乖乖地聽從駕馭。

繞著寬闊的馴馬場跑了十幾圈，武媚逐漸放鬆緊勒的馬繮，獅子驄通人意，也逐漸放慢了四蹄，由疾馳變成小跑。

馬到御座之前，武媚一帶繮繩，飛身躍下，牽著已被馴服的獅子驄，直趨太宗駕前。馬場上，響起雷鳴般的喝采聲。

武媚來到太宗面前，棄馬跪奏：

「妾武媚馴了獅子驄，向皇上覆命。」

太宗笑吟吟地走上前去，牽著武媚的手，高興的說：

「騎術高超，不但後宮第一，也壓倒御林軍中許多鬚眉男子，真不愧將門之女！」武媚經過一番馬上聘馳，臉上紅艷艷的，有青年女子誘人的嬌媚，而眉目間又透出一股咄咄

的英氣。她將修長的細眉向上一揚，舉起手中的鐵鞭說：

「陛下，不是妾的騎術格外高超，是這根鐵鞭沈重有威。」

太宗聞言，看那馬匹，只見獅子驄臀上，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一匹難得的域外良驥，寧可摔壞幾個馴馬吏，多費時日馴化，也不能急於求成，用鐵鞭傷牠呀！太宗頓生憐惜之情，臉上不覺變了顏色。

武媚不顧太宗的臉色，繼續振振有詞地說：

「妾上馬之前，已奏得皇上恩准，隨身帶鐵鞭、鐵錘、匕首三物。鐵鞭抽牠兩臀，再不馴服，妾將用鐵錘擊馬首；還不馴服，則將以匕首斷其喉。獅子驄畢竟是匹良駒，不是劣馬，牠識時務，兩鐵鞭落臀，便知主人決心，聽人控馭。」

太宗爲武媚的話感動了，覺得站在面前，跟他說話的，也是一匹俊逸剛烈的人中千里駒。於是，改容嘉許說：

「這話好！一個女子有此見地，有此膽略，難得、難得！」

從馴馬養馬，說到一些軍中舊事，說到以往李家留守太原時與武家的交往。武媚咬著嘴唇含笑聽著，笑靨很甜，不時送去深情大膽的一瞥。一向金口玉言的李世民，今天興致特好，話也特多。侍臣來催啓駕回宮了，武媚趕快回宮女隊裡去。李世民向宮女隊裡望了望，似乎談興未盡，但樂工已經奏起得勝回朝的秦王破陣樂，他只好勉強跨上車去。

夜深了，太極宮顯德殿裡，燈火依然通明。太宗有晚睡習慣，常常披覽奏章，或夜讀，以

至宵分。今夜，他依然臨窗秉燭而坐，但是，几案上那摺奏章並沒有看幾份。他攔下枯燥無味的奏牘，拿起平日愛讀的典籍，仍舊不能成誦。

他又從御案旁站起來，省覽黏貼在屋壁上的警策。太宗披覽臣下言事的奏章，看到其中有精練扼要而含意深切動人的文句，便立即御筆摘錄下來，命宮女黏貼於屋壁之上，以使出入省覽。牆壁貼滿了，宮女將舊的箋錄警策收下，藏之箱篋，再貼太宗新錄的警策。他往往對著牆上的警策默識深思，運籌安邦治國之道，深夜不寢。

夫兵在御之得其道，不在衆多。陛下取其壯健，以道御之，足以無敵於天下，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！且陛下每云：「吾以誠信御天下，欲使臣民皆無欺詐。」今即位未幾，失信於民，可乎？

這是誰奏章裡的話，說的是什麼事？恍恍惚惚，竟一時記不起來了。他又從頭將這段話看了兩遍，這些話好熟，終於慢慢想起來，這不是魏徵的一段話嗎？

那次，點兵征突厥，右僕射封德彝進奏說：

「中男雖然未到十八歲，那些身材長得高大的，也可以點兵。」

當時，太宗便同意了。封德彝按這意思寫出敕令，魏徵看了，卻固執不見，以爲不可，不肯簽署下發。四次將敕令送去，傳皇帝旨意，讓簽署下發，他四次擋了回來。按常規，敕令由中書省長官中書舍人簽署下發，爲免政事上的失誤，才讓諫議大夫魏徵過目連署。想不到，他比中書

舍人還認真，連皇上旨意也不聽。

太宗頗爲惱怒，召魏徵進宮責備說：

「那些身材高大，還說是沒滿十八歲的中男，都是一些隱瞞年齡，以避徵役的奸民，取之何害，而卿固執至此。」

魏徵回答說：「這不過是皇上的臆測。而民年十六爲中男，十八始成丁，充力役，是大唐律令，不可擅改。」

魏徵出宮，又上了一本奏章，痛陳此事利害，其中便有上面黏壁的一段話。太宗終於醒悟，自己錯了。於是，不點中男，並賜魏徵一個金甌。

太宗又看了黏壁的另外幾段警策，都不似平日那樣入目動心，而是恍恍惚惚，如霧中看花，思想老是專注不起來。

「來人哪！」

一個宮女應聲而入。

「給武才人的賞賜，送去了嗎？」

「稟皇上，早送去了。」

早送去了，她怎麼還不來面聖謝恩？嫌賞賜太少？一匹純金打製的龍駒，重可百兩；一串珍珠，價值千金，不算菲薄。除了有戰功的大將，我還沒有這樣厚賞過宮妃呢。她爲什麼不來……她爲什麼不來……她那麼聰明的一個人，難道不會察言觀色？

梆敲三更，她再不會來了。睡吧，睡吧，明天還要早朝。他是馬背上長大的皇帝，不像那些圍居深宮，長於婦人之手的君王，從來不要宮女侍候脫衣穿衣，自己胡亂寬去外衣，上床安歇。長孫皇后謝世五、六年了。她是一個嫺淑端麗的女子，好讀書，生活儉約，更可貴的是，常能提供一些頗有見地的宮闈諫言。很難有一個德才貌比得上長孫皇后的女子，來填補宮中的空缺，這些年他常常獨宿。

燭光搖曳，一閃一閃……一雙熱辣辣的美麗的眼睛，不時大膽深情地一瞥……身下的床板，不時唧呀一響……

「皇上，睡不著嗎？」

一雙美麗的、熱辣辣的眼睛，探下身來柔聲問。薄薄的羅衫下，有一對受驚的小兔顫動，多次田獵，他追逐過，並且親手逮住過這樣的小兔……一種見到獵物的本能反應，逮住牠，逮住牠……

他慢慢發現這雙美麗的、熱辣辣的眼睛，和白天那雙美麗的、熱辣辣的眼睛有些異樣，少點什麼呢？少幾分美麗，少幾分大膽、倔強……也說不明白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吃吃的笑聲……「我是來侍夜的宮女。」

哦，不是她。想起來了，長孫皇后死後，一人獨宿，整日勤勞國事，往往上床便能睡著。但一月之中，總有這麼幾天，一種孤寂之感，驀然來襲，輾轉反側，不能成眠。這時候，便會有一

個俏麗的宮女進來，便如方才一樣。一雙熱辣辣的，有時是羞澀的眼睛，俯下身來，開頭總是那句問話，「皇上，睡不著嗎？」

侍夜的宮女常常更換，他已無法一一記起她們的名字。武媚，聰明美麗遠勝她們，奇怪，怎麼倒沒有安排她來侍夜？她心高氣傲，也許不聽這種不明不白的安排？

他的手緩緩移到她玉笋般的兩條臂膀上，秋天，夜涼如水，你怎麼穿得這麼單薄？進來侍候皇上，衣服脫在外殿了。他的手頽然垂下。你快到外殿去，把衣服穿好，小心著涼。我很好，不須侍候。

宮女有些意外，但見皇上神情淡然，只好惶惑退出。

幾年來，他一直平靜地接受這種安排，並未問過這些安排是誰做出的。此刻，他忽然生出一個想法，明天要好好查一查，這到底是什麼人出的主意。出這種主意的，一定不會是魏徵這樣的鯁直忠臣，而是阿諛逢迎，心有所求的佞臣。查問清楚，要予適當懲戒，以煞此風。

誰見了武媚娘，都大吃一驚：這幾天，你怎麼了，消瘦得多麼厲害。她淒然一笑，不介意的樣子，馴馬累的。也難怪，獅子聽摔壞了多少個馴馬手，健壯的男子漢也制不了的烈馬，叫她制服了。這是輕而易舉的事，能不掉幾斤肉？

你的珠寶呢，皇上賞賜那麼多，你怎麼不戴，放著壓箱子嗎？還是淒然一笑，沒心緒，不想戴。爲什麼，太累了嗎？不，好像有什麼心事。剛剛馴服了獅子驄，備受皇上誇獎、賞賜，還有什麼不如意的呢？奇怪。

一連三天了，她每天晚上嚴妝坐到深夜。開始，她的意緒是浮動的，聽到窗外有沙沙聲響，便以爲是來人的腳步聲，心咚咚急跳。回過頭去，卻是秋風拂樹，落葉蕭蕭……

她是個早熟的姑娘。小時候，母親帶她去牧場看家裡放養的馬匹，她看見一匹剽悍的大馬追趕另一匹稍稍瘦弱的馬；兜了兩個圈子，追上，大馬豎起兩隻前蹄，便撲到前面那匹馬背上。她驚奇地問，母親，那兩匹馬怎麼啦？母親平靜地說，前面那匹馬咬了他，牠現在也在咬前面那匹馬。報仇嗎？噫，母親轉過臉去，牽著她的手說，走，我們回府去。她卻還在替前面那匹馬擔心。那匹大馬噴著響鼻，哼哼著，樣子多兇狠。母親，大馬咬牠，牠怎麼不跑呢？母親臉沈下來，女孩子，不准問這些事情！

多年來，這事一直記在她心裡，理不伸，解不開。越是解不開，越想解；越想解，越是解不

開。有時候情緒躁動，有時候莫名惆悵，有時候憧憬期待……心頭便出現那個結。它為什麼如此牽動情緒，它是個情結嗎？

有一天深夜，她隔壁房的一個宮女，突然驚叫起來，把左右房間全驚動了。事後，她悄悄問那宮女，那天晚上，你怎麼了？一個小太監突然撲到我身上……她忽然聯想起久繫心裡那個結，似乎一下子要把它解開了。他把你怎麼啦？也沒有把我怎樣，只是呼哧呼哧地喘著氣，樣子怪嚇人的……那個結還是沒有最後解開。

遭了落葉幾番戲弄，她的情緒慢慢平靜下來。已經三夕，他既未臨幸，也未旨召，還期待什麼？錢也賞了，事過境遷，事情便了結了。去面聖謝恩吧，他不會不見我，夜靜無人，心裡話當面也好說。不，不能去，那樣，我就不是馴服繃子驕的武媚，而是一名不值錢的小宮女了。受皇上這麼重的賞賜，不謝恩，於禮不合。好吧，我來寫一封謝恩表章，託哪個近侍皇上的太監，呈遞上去。

李世民走出寢殿，門外幾個值衛的近侍便跟了上來。皇上哪裡去？今夜秋月玲瓏，朕在宮中隨便走走，看看月夜。有宮女提燈就行了，你們不必跟隨。貞觀之治，海內晏安，宮裡更是太平無事，近侍們自然不必過於擔心皇上的安全。

秋蟲唧唧，那盞燈籠在宮樹間忽明忽滅，那輪明月在宮樹上忽隱忽現。李世民在前面走，提燈的宮女不離左右，緊緊相隨。皇上，到哪裡去？他不正面回答，卻反問，你知道武才人的館舍